

159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74

~~Ch L 9301.74~~

~~Ch L 9297.74~~

Ch L 9297 / 1184

冊府元龜



京叅閱

鳳訂正

琦較釋

總錄部

七百九十一

知賢

傳曰觀其所繇察其所安人焉廢哉若夫稟融朗之
識洞幾神之表懷極掄之鑒達語默之要固亦言必
有中而物無遁形惟夫賢人之為德也居正而處厚
安仁而守約直而不激和而不流進退之得宜言色

之無失純粹中積而誠以待人洵美外彰而謙以行
已秉彝而居簡敦信而繇禮固其舉錯之際淺深可
觀而藻所及淑慝以分至或識其名才知未遠至終
有所立見稱於時傳諸美談皆可以徵也已

臧孫紇魯大夫也襄公二十三年秋八月孟孫卒初

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及孟孫卒臧孫人哭甚

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嘗志相順從身之害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嘗志相違良猶藥石之療疾美疾不如惡石

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也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下無

日矣

趙孟晉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請弭諸侯

之兵為會於宋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

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

情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是副之故不愧子木歸

以語王王曰尚矣上也能敬神人敬享也使神享其祭人享其德宜

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也

子木楚令尹魯襄公二十七年宋公鞅晉楚之大夫

子木歸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

以當之不可與爭

鄭罕虎字子皮魯襄公三十年十月授子產政

伯有死子

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

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

為猶

治也

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

言在

治小能事大國乃寬

為大所恤故也

子產為政及魯昭公十

三年晉會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

產歸未至闢子皮卒哭且曰吾已

已猶也

無為為善矣

惟夫子知我

晏嬰字平仲齊大夫也魯昭公五年鄭罕虎如齊娶

於子尾氏

自為逆也

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

用善人民之主也

謂授子產政

又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

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人聞久之越

石父請絕晏子瞿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

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諳於不

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

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

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

子路曰束帛十疋以贈先生子路不對問又顧曰繇

束帛十疋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繇也聞

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

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語之而不倦者其回也與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又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繇徑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

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孟軻字子輿鄒人也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彊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又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克實之謂美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

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侯羸魏隱士也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談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

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羸之為公子亦足矣為一作羞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在車騎自迎羸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請所過令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遂以侯生為上客

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之梁欲因
 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齊猶豫未肯見曰虞
 卿何如人也時羸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
 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
 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
 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
 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
 君大慙命駕迎之

魏公子無忌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

薛公藏於賣漿家

漿或作膠

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

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
 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
 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
 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
 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
 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
 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
 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矣乃裝為去夫人具以
 語平原君乃免寇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去

半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容公子器趙十年不歸

後漢馬援扶風人爲伏波將軍初劉龔字孟公長安

人善論議援與班彪金器重之

彪與京師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於

身用心篤實期速之器宗廟之器也

陳蕃汝南人位至三公時有黃憲字叔度同郡人也

蕃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

皇甫規爲度遼將軍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

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旣入而

問鄉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

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接符手而還

與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蔡邕字伯喈爲中郎將桓彬卒邕等共論序其志僉

以爲彬有過人者四風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

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容潔操也乃共樹碑

而頌焉又郭林宗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

志者乃共刻石碑邕爲其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

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林宗舉有道不

應喈又見王粲奇之曰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博物

志曰蔡邕有書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王粲亡後所與蔡書悉入蔡族子業

郭泰字林宗太原人舉有道不應行見茅容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奇其異遂與共語因請寓宿且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自已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楊賜爲太尉大將軍竇武辟陳寔爲掾屬賜及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賜等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魏杜恕位至建威將軍張閻字子臺官至永寧太僕以簡質聞恕著家戒稱閻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敦然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禍患當何從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當力慕體之不如也陳群爲尚書僕射劉巴入蜀爲尚書令卒群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官至少府丞劉智爲潁川太守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爲侍中潘濬爲人聽察對問有

機理粲見而貴異之繇是知名

蜀秦密字子勅官至大司農時任安與董扶俱以學行齊名後丞相諸葛亮問密以安所長密日記人之善忘人之過

袁徽陳國人寄寓交州時許靖避難至交州太守士燮厚加敬待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林靖英才偉士智畧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群士相隨每有援急嘗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隱皆有效事不能復三陳之耳

諸葛亮為丞相初先主領荊州牧辟武陵人廖立為

從事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亮鎮荊州

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

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材當贊興世業者也

吳羊術為始興太守鍾離牧字子幹為南海太守有

異政術與太嘗滕裔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

定見其在南海感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

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

張紘為會稽東部都尉與孔融書曰虞仲翔虞翻前

頗為論者所稱美寶為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

虞翻字仲翔為騎都尉初山陰丁覽太守徐陵翻一

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覽子固字子賤翻與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若嘉耳

晉吳奮爲河內太守郡人孫鑠少樂爲縣吏奮以爲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猶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於司隸較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爲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軍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旣出卽馳詣壽春爲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在職駁議

十有餘事爲當時所稱

張華爲太嘗時陸機與弟雲俱入雒造華華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周浚爲揚州刺史時陸雲初入雒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

周弼爲御史中丞時裴頠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弼見而歎曰顏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

稽康爲中散大夫時阮种弱冠有殊操爲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卽种也

山濤河內人官至僕射郭奕少有重名濤稱其高簡有雅量

王綏司徒戎之子也裴瓚字國寶楷子也特為綏所重每從其游戎謂綏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綏官至荊州刺史衛瓘為尚書令見樂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歿嘗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冰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也傅玄位至侍中初燉煌人索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玄及張華與靖

面皆厚與之相結

郭奕太原人官至尚書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奕初為野王令羊祜嘗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文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王述太原人官至尚書令陸訥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述雅敬重之

庾敳為東海王軍諮祭酒有重名為縉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敳更器嶠目

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礪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
之用

劉頌廣陵人爲廷尉同郡華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
推頌兄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

張宣子新興人達識之士也同郡劉殷郡命主簿州
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土攸辟爲
掾征南將軍牟祐召叅軍事皆以疾辭宣子勸殷就
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棟楹
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旣應他命無容
不竭盡臣禮便不得養子與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

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公
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
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回姿識如此
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
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
終當表表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惋順事
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

劉岱廣陽人也同郡霍原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
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
晝往乃夜共造焉岱原之父友也將舉之未果而病

篤臨終勅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及沈為國大中正惠帝元康中進原為二品司徒不過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叅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為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

李喬為司徒華表以苦節垂名李及司隸王宏等並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為不可得貴賤而親疎也

王曠為侍中裴劭有器望元帝為安東將軍劭為長史曠與司馬越書曰裴劭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遠此下人士大敬附之

賈嵩為司徒掾時同郡周顛少有重名嵩見顛歎曰

汝頽固多奇士自頃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

起舊風清我邦族矣

伯仁顛字也

桓彝為散騎嘗侍初過江時晉國初建以王導為丞相軍諮祭酒彝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

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又褚裒字季野名冠中興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謝安為太保雅重褚裒嘗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

亦備矣

温嶠爲驃騎將軍嶠初至江左王導周顓謝琨庾亮
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紀未舉嶠殊以
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
何慮嶠嘗謂謝琨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弘遠至
於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是過也

王敦爲荊州牧庾亮爲散騎嘗侍時敦在蕪湖元帝
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收席而前退而歎
曰庾元規賢於裴顧遠矣

元規亮
字也

諸葛恢爲內史時楊方好學有異才爲郡鈴威儀公
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恢見而奇之待以門
人之禮繇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
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
簿虞預稱美之以示賀循循報書曰此子閑拔有志
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
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群耶聞
處舊黨之中好有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
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
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將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
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爲世英

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猷猷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事方任都邑縉紳之士咸厚遇之

周顛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王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啗之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瞻以骨鯁稱又桓彝與茂倫爲顛所重顛嘗歎曰茂倫嶽嵒歷落可笑人也顛官至護軍將軍

褚裒爲征北將軍以義興太守荀羨爲長史旣到裒謂佐吏曰荀主負逸群之氣將軍有冲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

盧諶爲司空劉琨從事中郎楊裕字士倫爲慕容皝大將軍左司馬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楊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皝甚悼之

萬寵爲臨安令郭文曠達不仕旣病甚寵迎置縣中及其卒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王澄字平子爲軍諮祭酒謝琨爲王敦大將軍長史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倦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眴敦其爲人所慕如此

桓溫爲大司馬錄尚書事王猛字景畧隱於華陰懷佐時之志溫入關猛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時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

宋沈懷文爲隋王誕府主簿謝莊爲諮議叅軍時江智淵爲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懷文及莊並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淵乎

南齊殷冲初仕宋爲吳興令時張岱爲水部郎出補東遷令冲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

周顒爲中書郎吳郡錢塘杜栖少爲同郡張融所知栖出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名儒貴游多敬待之顒與栖父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存之也

梁范述曾仕齊爲永嘉太守時蕭景爲永寧令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疑

滯者可就永寧令決

任昉字彥昇位至新安太守劉孝綽爲著作佐郎歸

沐以詩贈昉昉報章曰彼美咨陽子投我懷秋作詎

慰羞嗟人徒深老夫託其爲各流所重如此

謝舉傳云此詩

昉贈舉

劉瓛爲會稽府丞賀瑒祖道力善三禮瑒少傳家

獻見瑒深器異之嘗與瓛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

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

范雲爲侍中時孔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

登以祠事入廟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

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

府門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旣而獨造休源高談

盡日同載還家

沈約爲尚書令當朝貴顯軒蓋盈門時孔休源初到

京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畧文義其爲

達人所推如此又王筠自元禮爲殿中郎約每見筠

文咨嗟吟咏以爲不逮也嘗謂筠曰昔蔡伯喈見王

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

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

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後魏郭祚字季祐官至雍州刺史嘗謂子景尚曰封
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
舉而每薦此二公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將來之
津梁也

賈禎爲雒陽令陸暉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禎
見其兄弟歎曰僕以年老更觀雙璧

孫蕙蔚爲黃門郎陸暉與弟恭之共候蕙蔚蕙蔚謂
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聞吾得謝張公無以延譽

汜潛燉煌人胡叟少孤言及父母則淚下春秋嘗祭
之前先求旨酒美饌盡孝思之敬潛家善釀酒每節

送一壺與叟河東裴定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
厚矣子惠於叟何其嘗也潛曰我嘗給祭者以其嘗
於孝思論者以潛爲君子

隋祖孝徵爲侍中初李德林器量深沈時人未能測
惟任城王楷趙彥深魏收陸印大相欽重延譽之言
無所不及北齊武王初爲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
郎三年孝徵入爲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爲交
州刺史朝士有先爲孝徵所待遇者問德林云是彥
深黨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縫衣我嘗憾
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不

宜安說

楊素字處道位至太子太師楊達為上開府達為人
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
者惟楊達耳

薛道衡為吏部侍郎時李文博為羽騎尉特為道衡
所知嘗令在廳事帷中披簡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
治政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踈謬即委之臧否道
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四十三

慕賢 思賢

慕賢

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語曰見賢思齊焉蓋夫立
志之士抗心希古緬慕前哲踵武時彥所以勵自訟
之操申樂與之願見於行事跋而及之知其為人進

吾往也斯皆崇德廣業修身踐言瞻之在前猶恐不

及者也至其降心屈體從游請益冒涉危難樂聞道

義形於詠歌著之繪素不憚行役期揖符采遠撫風

尚以自倫儼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斯之謂歟

趙文子晉大夫與叔譽觀乎九原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勝

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作起也叔譽曰其陽

處父乎陽處父襄公之太傅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

其知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為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植或為恃其舅犯

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謂久與文公辟難至

將反國無君君之心及河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

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晉人謂文

子知人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娛於

隱括之中直而不沒人之善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

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於魯

子於鄭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

孟公綽數稱臧文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銅

鞅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子曰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商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事齊威王髡博聞強記學無

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

漢袁盎景帝時為太嘗與大將軍竇嬰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汲黯為主爵都尉好游俠任氣節行脩絜其諫犯主之顏色嘗慕傅伯爰盎之為人

鄭當時為世子舍人其慕長者如恐不稱恐不稱自其意

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太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少時名犬子既學慕

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藺相如義而有勇故追慕之終文園

令

司馬遷為太史令嘗曰晏子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

執鞭所忻慕焉又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

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

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

留之不能去

後漢張純為太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跡務於無危

申屠剛扶風茂陵人也質性剛直嘗慕史鮪汲黯之

為人為太中大夫病去官卒於家

侯霸字君房為大司徒時京兆王丹隱居養志質性

方絜建武中徵丹為太子少傅霸欲與交友及被徵

嘗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為萊蕪令不到官後辟太傅司空府

馬寔字伯騫所欲友接負笈荷擔不遠萬里王暢未仕時寔慕其高名往薦之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

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折時人乃故折

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泰別傳曰泰名顯上爭歸之載

刺嘗林宗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會來葬同志者乃

其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

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久不見叔度自以為不及既視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

郡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竟無所就天

下號曰徵君

陳寔為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何進

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為參軍以老病遂不
屈節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竝制總麻執
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

門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
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少以篤行稱皓及荀淑
竝為士大夫所歸慕九辟公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
慮長皆不就及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
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膺台輔逡巡王
命卒歲容與

袁紹字太初汝南汝陽人時何顥與陳蕃李膺善蕃
膺之敗遂為宦官所陷顥乃改名姓亡匿汝南間所
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紹慕之私與往來及
黨錮解辟顥司空府

魏邠原北海人黃巾起將家屬至遼東原在遼東一
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投教之聲不絕
後得歸太祖辟為司空掾原至謁訖而出軍中士大
夫詣原者數百人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性剛直疾惡嘗慕汲黯
之為人卒於東平相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累以安車蒲輪東帛加璧

聘不起卒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嘗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田豫漁陽人爲衛尉遜位拜大中大夫罷官歸居魏縣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墓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吳曹嵩燉煌人爲滎陽令東海相趙咨之官道經滎陽嵩慕咨之故孝廉也路迎謁候咨不爲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卽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

晉傅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推賢樂善嘗慕季文子仲山甫之爲人至元庸中爲司隸較封卒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少有風格以雅重稱嘗慕其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起家爲太子舍人

劉疇字王喬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爲閬鼎所殺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爲名流之所推服如此

王居字孝孫本兵家子寓居雒陽卓犖不羈初爲護

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
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雒陽
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
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
來將有以也匡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
下與匡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
卽與长假因免爲兵

嵇紹爲侍中及遇害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
畢二年者三十餘人

王畿字令明長沙人也嘗慕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
以爲已亞遂爲友善內總心管外爲爪牙尋用爲成
都內史

王導爲司徒以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布數千端鬻
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
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王者出賣
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

阮脩字宣子嘗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主敦等斂錢
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人錢而不得後爲太傅
行參軍太子洗馬

謝安字安石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過江爲太保專朝

政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問其歸資答曰只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稚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教之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濟陽江惇少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歡而別司空何克為揚州辟晷為主簿

郗超為司徒左長史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衆所宗貴如此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仕後秦姚萇為左僕射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為人

宋王弘為太保凡動止施為及書翰義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為王太保家法

劉湛字弘仁南陽平陽人也少負其志氣嘗慕汲黯崔琰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

珪湛後為丹陽尹光祿大夫

謝靈運為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襲封康樂公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劉凝之字志安南郡支江人少慕老萊嚴子陵爲人立屋野外州里重其德三禮辟不就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也有高尚之操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弘之初爲衛軍參軍後解職家會稽上虞及卒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弘之子嵩生日家君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毫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

袁粲陳郡夏陽人爲司徒中書監初名

幼慕荀

奉倩之爲人白孝武求改名爲粲不許至後言於明帝乃改爲粲字景倩

南齊何戢字慧景廬江潯人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爲左將軍吳興太守卒

柳世隆河東解人少有風器當時名士張緒王延之沈淡之徒雅相欽慕以爲君子之交爲左光祿大夫侍中卒

徐伯珍東陽太末人也於蒙山立精舍講授宋明帝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王寂僧虔子也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挹爲祕書郎卒

周顒字彥倫汝南安成人每賓友會同虎席晤語辭
韻如流轉國子博士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辨
宗測隱居廬山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
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
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
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惟與同志庾易劉
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
別駕宗沂口致勞問測咲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
不答

劉璉爲武陵王暉參軍行至吳璉謂人曰吾聞張融
與陸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
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

梁韋叡爲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書
之於壁以自玩

王騫字思寂性凝簡慕樂廣爲人未嘗言人之短不
事產業有田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
佃之嘗爲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嘗
不周以此爲愧後爲度支尚書卒

王筠初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
者或勸之逡巡不就筠口陸平原東南之秀

陸機曾
爲殿中

郎後爲平

王文度

上坦之

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

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在齊爲諸王侍讀奉朝請後辭祿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深慕張良之爲人云古賢莫比

沈顛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顛幼清靜有志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屢徵南陽王左嘗侍太子舍人皆不起

馮道根字臣基湘陽人也微時不學既貴初讀書自謂少文嘗慕周勃之器量累遷左右上將軍

後魏傅永爲平東將軍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袖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蕭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

崔承宗齊州人其父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國遂爲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尉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北齊司馬膺之字仲慶好讀太玄經注楊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楊子雲周旋河清末爲光祿大夫

盧叔武范陽涿人也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爲人徵太子中庶子不起

後周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銀青光祿大夫靜慮子也親沒撫諸弟以篤孝聞榮陽鄭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寬後官至涉州刺史

于謹封燕公時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唐璞賜姓宇文氏謹勲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璞學行兼脩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更賜謹姓萬紐于氏謹乃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瑾亦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謹爲朝望所宗如此

楊敷字文衍華山公寬之子也少有志操重然諾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之事嘗慨然思慕之官至汾州刺史

韋夔高尚不仕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夔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夔談讒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夔至賓館夔不時赴弘正仍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爲時所欽挹如此

隋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初以弋獵爲事中便折節讀

書嘗慕傅介子班仲叔為人大業中桂州道行軍總管

唐崔敦禮雍州咸陽人少涉文史重節義嘗慕蘇子卿之為人顯慶初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李綱觀州蓀人也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而改之字文紀卒為太子少師

楊師道為待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洩內事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餘風

潘好禮初為鹿城縣主簿則天朝徐有功為地官員外郎好禮深慕其為人因著論焉

陸象先為工部尚書象先即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充皇太子侍讀賀知章族姑子也知章性放曠善諧謔

謹當時賢達皆仰慕之象先與知章特相友善象先嘗謂人曰賀兄言論情態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

弟離濶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恡生矣李進太僕少卿暈子樂善愛才慕當時名士與之交

結

裴冕為左僕射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竊其貨謂曰僕射樣也

後唐宰相李愚少慕晏嬰之為人故初名晏平

思賢

詩有彼留之嗟語有則亡之感故知賢者既往遺思是深乃有服其嘉言念其歿畫失師律以追悼不聞過而增歎以至經舊遊而慟哭瞻高壠而盡哀乃知擅其風流必加欽慕雖年祀寢遠而聲猷益彰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趙簡子晉大夫劉文公會諸侯大夫伐楚及自召陵

鄭子太叔未至而卒簡子為之臨喪甚哀曰黃父之

會在魯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

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也無謀非德

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曰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又簡子有臣曰周舍

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

事周舍對曰願為悞悞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

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

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復與諸大夫飲

於淇水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曰臣有罪

而不自知已簡子曰大夫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

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唯諾不如一士之

愕愕昔者紂王默然而亡武王愕愕而昌今自周舍

之死吾未嘗聞過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孔子哭顏淵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不自知已

之悲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又曰噫噫痛傷之聲天喪予

天喪予天喪予者若喪已也重言之者痛惜之甚

叔向晉大夫也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

父之死吾茂之與比而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

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言皆從

後漢梁鴻友人高恢字伯達少好老子隱華陰及鴻

東遊思恢作詩

田豐字元皓為袁紹別駕天姿瓌傑權畧多奇紹軍

之敗也土崩奔北徒眾略盡軍將皆撫膺而泣日向

使田豐在此不至於是

蜀諸葛亮為丞相先主將東征吳以復關羽之恥群

臣多諫一切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在白帝亮

歎曰法孝直法正字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

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賴尤荊州人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

天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叅軍張胤蔣琬書曰令史

失賴尤掾屬喪楊顥為朝中損益多矣楊顥為諸葛亮東普屬典

選舉顥死亮垂泣三日

蔣琬為大將軍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

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郡乎其見重
如此

王謀字元泰漢嘉人也有容
止操行先主以謀為少府

晉羊曇太山人知名士也為謝安所愛重安薨後輟
樂彌年行不經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作樂
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不已以馬策
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
哭而去

孫惠為大將軍叅軍陸機及弟雲雲弟耽為成都王
所害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闔朝
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雋望
悲豈一人

謝鯤為王敦長史時衛玠卒葬於南昌鯤哭之慟人
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
王衍為領軍阮柯為長史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
心經誥博學浩聞及卒衍哭之甚慟

何充為吏部尚書咸康六年司空庾亮薨及葬充會
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常何能已

劉惔為丹陽尹雅善言理簡文初作相與王濛並為
談客濛卒臨殯惔以犀把塵尾置棺中因慟久之
孫悼字興公善屬文有高尚之志丹陽尹劉惔卒

惔字

真長綽爲之誅云居官無官之事處事無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後綽嘗詣楮衷言及惓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哀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向向人邪其爲名流所敬重如此桓玄聞王珣卒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爽悟經史明徹同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用才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之九折風霜備經雖頗明公神鑒亦識居之故也棄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

宋顏竣爲湘東王師時會稽太守張暢卒于官顏竣表世祖曰張暢遂不救疾東南之秀早樹風範聞之悽愴深切嘗懷

梁殷芸陳郡人也累遷秘書監任昉好獎進士友延譽者率多外擢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及率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

劉之遴爲南郡太守劉顯爲郡陵王長史及卒之遴啓皇太子曰嘗聞夷叔柝下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不朽之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歿

世而名不稱者可謂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沛國劉顯耽讀藝文聰明特達合棺郢都魂歸上國下宅有日須鑄墓板畧撰其事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茲眷藻其枯齒以慰幽魂乃命誌銘

後魏蘇湛中書侍郎姜儉從母兄也儉爲蕭寶夤雍州從事實夤反敗儉爲城人所殺湛每謂人曰以姜儉才志堪致富貴惜其不過命也如何

李神雋爲儀同路法嘗幼而脩立爲郡功曹早卒神雋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嘗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之也

隋楊素字處道高祖時爲御史大夫時御史大夫柳弘卒於官相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雒川之文其爲士友所可惜如此

唐房玄齡魏徵俱爲相竝美戴胄才用俱與之親善及胄卒後嘗見其遊處之地數爲之流涕

宋璟爲相魏知古爲工部尚書卒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者其在魏公平乎

周馮道爲相初漢劉審交爲汝州刺史卒道聞之曰予嘗爲劉汝州僚佐知其爲人廉平慈善無害之長

也判遼磁治陳襄青皆稱平允不顯殊尤理汝也又
安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餒役不能息也寒者
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而使君何
有於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誠以不
行鞭撻不行刻剝不因公以徇私不害物以利已確
然行長利之事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
而已凡從事於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
如是是以汝民咨嗟愛慕之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
凶盜之餘杼軸空而賦斂繁人民稀而倉廩匱謂之
康恭未易輕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斂不
殺無辜知民是邦本政為民命和平寬易即劉君之
政安足稱耶復何患不至於令名哉道仍為著哭詞
六章鑄於墓碑之陰焉

西儒文淵閣訂正

總錄部 四十三

長者

仲尼有言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曰君子成人之
美不成人之惡皆長者之謂歟然則訥言敏行寬裕
溫厚為誠心以待物守不欺而無貳致美於它人處
册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四十三

長者

仲尼有言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皆長者之謂歟然則訥言敏行寬柔溫豫篤誠心以待物守不欺而無貳致美於它人處衆之所惡斯益急病讓夷薰心濡首先民之攸重禮

經之為貴也至有臨難無苟免觀過以知仁御下以至寬誨盜以歸善州里率德而咸服政教不嚴而自治使民無爭而怨益亡信為天地之紀有道之極致乎

漢田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帝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

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

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疑其盜取不疑謝有之告

實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不疑學

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惟恐人知之其為吏迹也
不好立名稱為長者

張歐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案人朝以誠長者
處官官亦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

後漢趙孝以父任為郎其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
孝每告歸嘗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

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孝既至不自
名亭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

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卓茂初辟丞相府吏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

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惟不好爭如此

甄宇建武中爲博士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甚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繇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

執金吾
寇恂經明行脩名重朝廷時稱其長者有宰相器位

梁鴻扶風平陵人也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欲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嘗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周嘉汝南人仕郡主簿太守何敞討賊爲賊所圍嘉號泣請以死贖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駑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

陳重舉孝廉為郎有同署而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
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厚辭謝之
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
有告歸寧喪者誤持鄰舍郎絝以去主疑重所取重
不自申說而市絝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絝還主其
事乃顯

劉寵為大尉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嘗出京師欲息
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
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劉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
罵曰畜產寬須臾遣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
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言懼其死寬嘗行有人失
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
者得牛而送還叩首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
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張其
不較較報也論語曰
子曰犯而不較

陳寔潁川人也為郡功曹時中嘗侍侯覽託太守高
倫用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
人不宜用而侯嘗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
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

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倫氏傅舍倫謂衆人
言曰吾前爲侯嘗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自
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繇故人畏憚強禦陳君
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
歎息繇是天下服其德建寧中歲荒民儉有盜夜入
其室止於梁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
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
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
首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已
反善然此當繇貧困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

淳于恭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收採又見
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
位侍中騎都尉

劉虞在鄉里時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
因以爲是虞便推與之後三日得本牛乃還謝罪位
太尉

姜肱彭城廣戚人也嘗遇盜但掠奪衣資而已旣至
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
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

頭謝罪而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高鳳南陽葉人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
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
爭者懷感投兵謝罪

戴封過賊財物悉被掠奪唯餘縑七疋賊不知處封
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之乏故送相遣賊驚曰此賢
人也盡還其器物位太嘗

承宮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黍黍熟人就認之
宮便傳而去繇是發名位侍中祭酒

公沙穆北海膠東人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
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
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卽售亦不言病其直過
價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
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
價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乃不受錢而去仕至達東
屬國都尉

段熲爲護羌較尉坐討羌無功輸作左較吏人守關
訟段以千數朝廷知段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段但
謝罪不敢言在京師稱爲長者

滕延爲京兆尹有名理世稱爲長者

高順爲呂布將布後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
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
亦終無恨意

魏管寧北海朱虛人鄰有牛暴寧田者牽牛著涼處
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吳陸遜爲大將軍兵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
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嘉吏大帝
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
曰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也帝曰此誠長者
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
若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
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歸焉縣長聞之
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
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
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暨住今以少稻而殺
此民何以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民
繫民慙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
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繇此發名
晉庾純與荀販俱爲大將軍所辟販整麗車服純率

素而已。既以爲愧，恨後純坐事免，復爲散騎嘗侍。既奏純前坐不孝，免黜，不空升進。侍中甄德奏，既以私議貶奪，公論誣罔。朝廷既坐免官，既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

阮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位東陽太守。鄧攸既陷，石勒長史張賓先薦之。勒以禮焉。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殺，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對燈溫酒爲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請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位右僕射。

王延，西河人也。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

桑虞，魏郡黎陽人。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踰者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

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處乃歡然盡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默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鷄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位寧朔將軍

周訪字士達漢末避地江南因家處江尋陽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庾亮爲征西將軍所乘馬有的顛駭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利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爲鄉里所重嘗推誠行已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爲長者官至大司農卒

郭文隱居餘杭大辟山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麓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鹿於菴側文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

范喬陳畱縣外黃人字伯孫高尚不仕邑人臘夕盜

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諭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願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貫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爲人所歎服如此

孫晷吳國富春人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割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旣而自割送與之鄉鄰感愧莫復侵犯

郭翻字長翔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今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繇是士庶咸敬焉翻嘗墜刃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沉刃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沉沒取之翻於是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
貧嘗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
水上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
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位太子右
庶子

宋謝弘微口不言人短長而兄曜好臧否人物曜每
言論弘微嘗以他語亂之位侍中

謝方明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爲牧守承代前人
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使無迹可尋

郭原平有志行爲鄉里所推每出市賣物人問幾錢
裁言其半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
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價要取微賤然後取直居
宅下濕遶宅爲溝以通於水宅上種小竹春月夜有
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
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
橋令足通行又採筍置籬外隣曲慙愧無復取者又
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舡過有相鬪者爲吏所錄
鬪者逃散惟原平獨任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
識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小大
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位會稽太守

沈道虔吳與人居石山下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仍自逃隱待竊者去乃出人又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敢受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嘗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穢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吳國義興人也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劉凝之字安隱南郡枝江人嘗為封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有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備之此人後於田中得所失屐乃送還不肯復取

凝之宋書梁書皆有傳

南齊沈麟士吳興武康人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韓係伯襄陽人也襄陽士俗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為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

梁王忘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以來門

風多寬恕志尤醇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轆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位散騎嘗侍

裴子野遷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雖慙桡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

明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既售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濕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語買主遽退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位至侍中

何點廬江潛人也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

庾詵新野人也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二十石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嘿不言恣其取足

范元琰吳郡錢塘人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惟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

其故具以實答問盜者為誰答向所以退畏其愧恥
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
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
無復草竊

蔡凝自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之郡更令左右脩
緝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不亦可乎

後魏高允為尚書散騎嘗侍光祿大夫太和十年四
月有事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

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孝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
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

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太
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微

李孝伯嘗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
是非終不抑折及見太武言其所長不隱人姓名以

為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位秦州刺史

崔光詔其家資產皆弟光伯所理光伯亡悉焚其契
河間邢子才會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詔曰此亡弟
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位太傅諮議參軍

邢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為時人所愛敬位尚書

令

李元忠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孝莊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疋元忠惟受一疋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捨避位驃騎大將軍

爾朱代勤爲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驛代勤乃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旣過誤何忍加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

宇文測爲駙馬都尉在雒陽之日曾被竊盜所盜之物卽其妻陽平主之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

趙琰字叔起初苻氏亂琰爲乳母携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節義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勅留輕批嘗送子應冀州娉室從者於路偶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還於本處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卽命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後爲淮南王府長史北齊崔暹爲吏部郎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篤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可以兼管機密宣武因以徵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宣武不悅謂暹曰

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遲日子才
言遲短遲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嫌

元文遙後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有地十頃與物無
競仕齊爲侍中魏之將季孫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
文遙卽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
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
爲閉田

後周孟信魏末爲趙平太守及去官居貧無食惟有
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
牛主在任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

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買也杖其
兄子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
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文帝帳下人也文
帝深歎異焉

趙軌爲衛王爽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
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駢馬待明於是方知禾主酬直
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

隋盧昌衡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他牛所觸因致死
牛主陳議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嘗
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也拒而不受性寬厚皆此類

也位儀同三司

張文詡爲博士仁壽末學廢策杖而歸嘗有人夜中竊割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論之始爲遠近所悉隣家築墻心欲直之文詡因毀舊墻以應之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刀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謂其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者皆此類也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隋有天下畢志不仕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割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某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

元袞字孝整爲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伴者而執之袞察其色寬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袞受金縱賊帝遣使窮治之使者薄責袞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袞便卽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袞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帝謂袞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爲

人所謗不付法司縣卽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刑法不持文書約束至今爲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綬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帝歎異之稱爲長者

唐楊再思鄭州原武人也少舉明經授玄武尉充使詣京師止於客舍會盜竊其囊裝再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當苦貧墮至此無行速去勿風聲恐爲他人所擒幸留公文餘財盡以相遺盜者賫去再思初不言其事假貸以歸

王友貞口不言人過時論以爲真君子後特授太子中舍人員外

源乾曜玄宗時爲京兆尹仍京師留守乾曜政存寬簡不嚴而理嘗有仗內白鷹因縱逸遂失所在帝令京兆切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其鷹挂於叢棘而死官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嘗理主上仁明當不以此寘罪必其獲戾吾自當之不須懼也遂入自詩失旨之罪帝一切不問衆咸伏乾曜臨事不懾而能引過在已也尹京三年政令如一孔述睿爲祕書監史館修撰時令狐垣亦充修撰與

述睿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皆讓之竟不與爭
時人稱爲

杜黃裳性雅澹寬恕心雖從長口不忤物位平章事
任迪簡爲天德軍使李景畧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
行酒者誤以醢進迪簡知誤以景畧法嚴慮坐王酒
者乃勉飲盡之而僞容其過以酒薄白景畧請換之
於是軍中皆感悅

錢徽爲禮部侍郎長慶元年知貢舉放進士鄭明等
及覆落郎等十八人貶徽爲江州刺史先是宰臣段文
昌翰林學士李紳懇言進士楊子渾周漢賓二人於
徽繼以私書及徽貶有諷徽令盡獻文昌李紳等私
書帝必開悟者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脩身
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邪命子弟焚之時議以爲君
子

後唐王正言爲魏州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言
仍舊職任小心端慎與物無競嘗爲同職司空頌所
凌正言降心下之

崔稅屬詞頗工凡受託而作者必親札致之卽焚
其藁懼泄人之假手位太子賓客

冊府元龜
長者
卷之七百九十三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四十四

知禮 家法 衿嚴

知禮

大衣冠中而動作慎有方之士也是故君子以禮自防擇地而蹈著誠而去偽別嫌而明微如衡誠懸豈輕重之或爽猶冰在器故方圓而有準處閨門則宗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三

族序在朝廷則君臣正祗庸之德於是乎生殆辱之

尤無自而入信哉釋回增美安上治民捨禮何以哉

石祁子衛大夫駘仲之子也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

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卜者言齊潔

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

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衛人

以龜為有知也

季武子魯大夫武子成寢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杜氏之葬

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

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自見夷人寢墓以為宅欲

文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記此者善其又奪人之恩

延陵季子吳公子也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

贏博之間季子名札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州來贏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

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往

之其坎深不至於泉以生其斂以時服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

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

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

之也無不之也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而遂行行去也孔子曰

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陳尊已魯人乾昔之子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尊

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婢子妾也

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叙

善尊已不貶父於不義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

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

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戀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子

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

也 哀戚本也 祭祀未也

仲繇字子路為季氏宰宰治邑吏也季氏祭逮闇而祭日

不足繼之以燭謂舊時也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

息矣以其父也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跛倚為

為倚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賢明而

始行事晏朝而退室事祭時堂事賓尸孔子聞之曰誰謂繇也

而不知禮乎多其知禮

曾參武城人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之曾

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將死出哭於巷以為不可發凶於人館

曰反哭於爾次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焉曾子北面而弔焉

曾子寢疾病病謂疾困樂正子春坐於床下子春曾參弟子曾元

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成人並坐童

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華畫也簣謂床第也說者以晄為刮節目字或為刮

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憊之聲日華

而院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

能易也元起易簣未之能易已病故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

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言夫子若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

為卿而不為也幸也也變動也幸祝也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

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成已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斃仆也

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命雖困猶勤於禮

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也曾子弔於負夏負夏主人

既祖填池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推為奠徹去聲之誤也奠徹請遣奠徹祖

柩而反之反之於載處降婦人而後行禮禮既祖而婦人降今

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復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皆非禮也從者曰禮

與怪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其不可以反宿也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禮曾子子游曰飯於牖下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

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明反曾子聞之曰多

矣乎予出祖者子游曾子襲裘而弔子游禡裘而弔

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

其禡裘而弔也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主人

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於主人

冊時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十九 四

也所弔 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服且善

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也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

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

子何觀焉 與及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

矣 封築土為壟堂 見若坊者矣 坊形旁殺 見若覆夏

屋者矣 屋謂茨茆也夏屋今之 見若斧者矣 斧形旁

而從若斧者焉 孔子以為刃上難 馬鬣封之謂也 鬣

名 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 板蓋廣一尺長六尺斬

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衣 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尚庶

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 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幾也

孔伋字子思魯人孔子之孫也子思之母死於衛 子思

伯魚之子伯魚 柳若謂子思日子聖人之後也四方

卒其妻嫁於衛 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

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 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

衰期 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

也 謂時可行而財 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

弗行也 謂財足以備禮 吾何慎哉 時所止則止時所

弗行也 而時不得行者 吾何慎哉 行則行無所疑也

喪之禮如子贈祔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

之屬不踰主人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

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言已以疾時 子思曰先王之

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

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

起 為曾子言難 繼以禮御之

總錄部 五

縣子魯人也陳莊子厄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鄰國大

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嘗之後名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

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言時

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

有畏而哭之以權微勸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

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漢石奮為中大夫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

焉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柅軾蓋為敬也

後漢馬援為伏波將軍嘗有疾梁松友候之獨拜牀

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

公卿以下莫不彈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

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禮記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

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敬父同志如事父也

張湛為左馮翊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至海進曰

明府位尊德重不安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路馬孔

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吳虞聳為河間太守疾俗喪祭無度弟昂卒祭以少

牢酒餼而已當時族黨並尊行之

宋王弘晉末為會稽王道子驃騎參軍父珣卒未免

喪後將軍元顯以為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知記室

事固辭不就道子復以為諮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終其哀惟弘固執得免

南齊殷叡字文子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叡解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者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盲為虛故不足降此盲為實彌不可聞

梁謝朓初仕宋為衛將軍長史明帝嘗勅朓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若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朓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

後魏李諧為給事黃門侍郎遭母憂還鄉里徵為素尹將軍如故以禫制未終表辭朝儀亦以為優仍許其讓

唐王珪為侍中子敬直尚帝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始下降此事多畧珪曰此禮之廢錄來久矣今陛下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哉所以成國家之美耳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親執筭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之自是公主有舅姑者備婦禮自珪始也

李亮爲長安副留守遇疾臨終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終而卒

苗晉卿上黨壺關人爲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會入計因陳表請歸鄉里既至壺關望縣門而步小吏進曰太守位高德重不宜自輕晉卿曰下公門軾路馬况父母之國所宜尊敬汝何言輕哉大會鄉黨歡飲累日而去

崔造爲建州刺史興元元年詔徵至藍田自以源休之甥休與朱泚作亂上疏請罪不敢赴闕帝以爲有禮優詔慰勉拜吏部郎中

後唐末令詢不知何許人也事閔帝藩邸知書樂善動皆繇禮

晉張礪初仕後唐爲翰林學士未幾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礪以久侍先人左右頗亦敬奉諸幼子以祖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詞於同僚未有以對礪卽託故歸於金陽閑居三年不行其服論情制宜識者躓之馬全節爲鄴都留守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欄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邁邁逡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榮之

家法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傳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
 家之肥也蓋夫閨門之內德範所出位在乎正治尚
 乎嚴故能致恭肅之美流敦睦之譽古之君子莫不
 先內治而後施於有政者也乃有禮同賓饋法如官
 司進止有嘗禮貌無懈繇是少長咸敘孝慈兼篤茂
 亢宗之德藹王家之訓聳人倫之瞻仰著方來之模
 楷非夫仁厚成性德義居質者亦何能及是哉
 冀缺晉人晉大夫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擗其妻盥
 之敬相待如賓 夫婦相敬如賓
 士會晉人為大夫家事治

漢石奮孝景季年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子孫為小

吏來歸謁奮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請讓

為便坐 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 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

長老肉袒因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

必冠中申申如也 中申整飾之貌 僮僕新新如也 新新敬謹之貌 唯謹

謹以謹敬為先 帝特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帝前

其執喪哀戚甚 執喪禮記曰執親之喪 子孫遵教亦如之奮家

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

也 質重 子慶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

治 不治言無所治罰

後漢李守通父也為王莽宗師卿為人嚴毅居家如

官廷守居家與子孫尤謹
閨門之內如官廷也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

皆可以為後世法禹位至太傅

樊重南陽湖陽人也性溫厚有法度二世共子孫朝

夕禮敬嘗若公家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

脩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易家人卦曰家人有
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位大

中大夫

馮良字君卿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

黨以為儀表

仇覽初為蒲亭長後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

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

自責妻子庭榭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敢喜怒聲

色之異

陳紀字元方大丘長寔之子兄弟孝養閨門雖和後

進之士皆推慕其風位大鴻臚

司馬防歷官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

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

坐不敢坐不指所有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

魏裴潛清潔守道每為牧守而父在京師出入薄軍車群弟之田廬嘗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簡較度自魏興少能及者

嘗林好學帶經耕鋤妻嘗自饋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位光祿大夫

曹純仍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位議郎叅司空軍事

吳劉基字正輿繇之子也基遭多難妻子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與羣弟居嘗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

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位光祿勳

晉何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位太傅

庾亮風格峻整動繇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威時人或以為夏侯大初陳長文之倫也 大初玄字長文羣字 位安西

將軍

孫盛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位祕

書監

宋謝弘微從叔峻以爲嗣事係親之黨恭謹過嘗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位右衛將軍

南齊王延之爲右光祿大夫竟陵王師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雖節歲問訊皆先冠日子倫之見兒子亦然

劉璉爲武陵王華征虜參軍璉兄懃夜隔壁呼璉其語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懃問其久璉曰自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

梁劉潛奉寡嫂甚謹家內目細必定諮嫂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人稱之位豫章內史

范雲爲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

陳王錫爲左僕射兄弟三十餘人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遍及近親敦誘諸弟竝稟其規訓

後魏李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爲北州所稱美

崔浩母盧氏湛孫也浩著食經敘曰予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

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嘗手自親焉昔
遭喪亂饑饉仍臻饘蔬糊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
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志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
業書乃古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強記
皆此類也位撫軍上將軍

楊椿弟津孝友大至兄弟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
五六矣椿嘗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椿子昱以下
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羨焉一家內男女百口總服
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淵兄弟及椿昆季
當世莫逮焉椿位太保

盧度世子瀾昶等父母亡後百口同居親從昆弟嘗
旦省諸父出坐別室至暮乃入廟府之外不妄交遊
其相率以禮如此

許詢字伯禮頗有業尚閨門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
書李神儁嘗稱其家風

宋推字季預性清嚴治家如官府

鄭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
無相通爲時人所稱美

辛少雍爲給事中性仁厚有禮義門內之法爲時所
重少雍卒妻王氏有德義與其從子懷仁兄弟同居

懷仁等事之甚謹閨門禮讓人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

崔挺子孝芬孝暉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旦叅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需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旣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謹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內李氏之庫四時分資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挺弟振字延根少有學行亦居家孝友爲宗族所稱挺位北海王詳司馬

北齊高隆之爲太保錄尚書寡姊爲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甚以此稱之

崔陵爲侍中陵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時所稱位東兗州刺史

羊烈家傳素業閨門脩飾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太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竝出家爲尼咸存戒行位驃騎將軍

後周李和爲柱國大將軍和立身剛簡老而愈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

裴俠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者咸付一通

柳靖河東解人也爲廣德郡守隋文帝受禪遂退居鄉里閉門自守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庭下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廣德知也

隋柳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位太子太保

崔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箠楚閨門整肅爲當時所稱位簡較太府卿

唐李勣爲司空閨門之內肅若嚴君位太子太師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沔之子家以清儉禮法爲士流敬慕位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晟封西平王理家以嚴稱諸子姪非晨昏不得謁見言不及公事視王氏甥如已子嘗正歲崔氏女歸省未及階晟却之曰爾有家况姑在堂婦當奉酒供以待賓客遂不視而遣還家其達禮敦教如此

郭曜尚父汾陽王子儀長子曜性孝友廉謹子儀出

征居外驛當爾治其家少長千人各得其所位太子少保

穆寧子贊與弟質員賞皆以家行人才爲縉紳所仰贊官達父母尚無恙家法清嚴贊兄弟奉承皆責如僮僕贊最詳謹至今言家法者以穆寧爲嚴訓之家寧位祕書監

晉張仁愿兄仁頴善治家勤而且約婦女衣不曳地什物多歷年所如新市焉位大理卿

周裴羽爲左嘗侍性謙恭靜守居家嚴肅累將命於四方不渝所履頃在雒邑其隣未嘗聞一日誼筆故終身無玷時論多之

鄭受益唐宰相餘慶之曾孫也餘慶生澣澣生從讜兩爲太原節度使再登相位從讜兄處誨爲汴州節度使家襲清儉深有士風中朝禮法以鄭氏爲甲處誨生受益受益亦以文學致身累歷臺閣

矜嚴

容止可觀傳紀孝熙之德威儀不忒詩稱宏弟之風豈君子佩服前訓淑慎厥躬方正積中而端莊發外風範詳雅而進退矜嚴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動有嘗度識視而不差居無惰容造次而罔失雖處闇而必

整抑在野而益嚴正色詳言對妻子而無歎閒居燕
處聞雷雨而必變遠暴慢於朋友化真厚於閨門足
以儀表薦紳鎮靜雅俗仲尼云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儼然人望而畏之其是之謂乎

漢董仲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後為
膠西王相

儻不疑字曼倩渤海人為郡文學武帝末直指使者
暴勝之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

具劍古長劍首似玉作并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
刻似蓮花初生未敷今大劍木首其狀以此佩

環玦帶玉環又
有玉玦褒衣博帶褒大裙也言著褒大
之裙廣博之帶也盛服

至門上謁上謁若今
通名上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

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

延請望見不疑容貌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

履不着眼曰躡謂納履來後為京兆尹

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

霍光為大將軍封博陸侯為人沈靜詳審出入下殿

門進止有嘗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

端正如此

後漢李忠初以父任為郎署中數千人而忠獨以好

禮脩整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王莽改信郡國曰郡
新博都尉屬長也郡
中咸敬信之

侯霸字君房爲太子舍人矜嚴有威容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脩整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終太中大夫

朱暉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位至尚書令徐防明帝永平中舉孝廉除爲郎體貌矜嚴占對可觀帝異之

刁韙爲東海相嘗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其惰容焉魏郎爲尚書被黨議免歸家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惰容

鄧訓雖寬中容衆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後爲護羌校尉

朱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爲郡督郵

袁安爲人嚴重有威敬見於州里初爲郡功曹

茅容字季偉陳畱人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

夷平也踞蹲也

容獨危坐愈恭郭林

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其言

侯瑾敦煌人也嘗以禮自持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稱疾不到

司馬防性質直方雖閒居宴處威儀不忒位至騎都尉

魏崔瑗爲中尉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馬

王郎高本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位至司空

吳呂範爲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

晉和嶠字長輿少有風槩慕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位至太子太傅

王劭字敬倫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情替之容桓溫甚器之終吳國內史

孫晷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微辟竝不就

庾亮字元規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爲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嚴莫敢造之

朱謝弘微性嚴整舉止必修禮度俾僕之前不妄言笑繇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位至侍中

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棊八勢位至左光祿大夫

王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後終於都督

孔顛為安陸王冠軍長史又隋府轉後軍長史凡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

顏竣為吏部尚書容貌嚴毅

謝方明初為高祖主簿性嚴恪雖處閤室未嘗有惰容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

范藹舉之子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及晡反伏誅

袁粲字景倩峻於儀範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

梁冀

稷曰公見人輒矜嚴位至司徒侍中

南齊江軻字伯倫真嚴有孝行宗人江縵位至侍中性豪侈唯見軻則敬挹焉

王思遠立身簡潔明帝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季珪之嘗曰見王思遠終日安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醺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思遠位至侍中

梁范岫恭敬嚴恪進止以禮位至金紫光祿大夫王茂為中權將軍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

秀莫見其情容

何敬容爲太子中庶子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入

後梁柳洋河東解人少有文學以禮度自居與王湜俱以風範方正爲當時所重位至吏部尚書

陳蕭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局望之儼然雖造次之間必繇法度釋褐著作郎

顧野王少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適辭失色觀者貌似不能言及其勵精履行皆人所莫及位終光祿卿後魏封軌善自脩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脩飾

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吾聞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爲賢言者慙退位至征虜將軍

嘗爽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後爲宣威將軍

裴粲爲弘農太守免官魯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

北齊崔瞻字彥通清河東武城人聰明強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發年十五刺史高昂署主

薄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性弘裕有威重身長六尺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位至睢州刺史

趙將父彥深有七子將最知名沈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位爲散騎嘗侍後周長孫紹遠魏太師雅之子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狎位至少司空

唐瑾爲中大夫兼內史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暇嘗着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烈風雖閉夜宴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

長孫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梧神彩嚴爽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及爲太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恐其所失後爲荊州總管嘗詣闕奉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

裴邃河東聞喜人性方嚴爲州里所推挹爲從事中郎

隋令狐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
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起家吏部上士
唐李昂為太嘗卿歷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風儀秀整
所歷皆以威重見稱

韋瓘自幼風標整峻獨立不羣位至吏部尚書

韋斌好脩整尚文藝容止嚴厲有大臣體位至太嘗

少卿

鄭珣瑜為河南尹迎送中使皆有嘗處吏窺之馬足
差跌不出三五步

崔郾資質偉秀神情雅重人望愛之終不可洽不知

者以為事高簡拘靜默耳終于浙江觀察使

令狐楚威儀儼整之若不可犯性寬厚愛重而門
無雜賓嘗與從事醺語方酣有非類偶至因立命繳
去筵席毅形語色故累居重任正直之稱如初

梁趙凝為襄州節度使氣貌甚偉好自脩簡每整衣
冠必使人持巨鑑前後炤之對客之際烏巾上微覺
有塵即令侍妓持紅拂以拂之人有誤犯其家諱者
往往遭其擯楚其方嚴也如是

後唐趙光逢風神秀異從微至著動守規箚見者肅
然議者器之自為玉界尺位至司空平章事

冊府元龜 卷之七百九十四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七百九十五

先見

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非予先覺之而誰也孔子曰抑亦先覺者其賢乎蓋
識在機先智周物表見於未萌明於未兆達於事變
知微知彰導生人之耳目真賢人之高跡也辨典亡

明理亂知進退定禍福立身行道以御于邦家不臻斯理未盡善也是故入境知化入國知政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觀其容而辨其心聽其音而審其變鳥巢高而舊屋大識其政暴要我飲而樂不作知彼誠哀謂破髮而將戎覩超乘而必敗先見之明皆斯類也殷箕子爲太師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盃爲玉盃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周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彊臣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故魯曰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

王孫滿周大夫也襄王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必有譴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晉人敗諸穀獲其三帥丙術視

芮良夫周大夫也周厲王說

音悅

榮夷公良夫曰王室

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恐難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朝王流于彘

史伯周大夫也鄭桓公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

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翟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

唐皆姬姓應武王子所封鄧蔓姓陳媯姓也北有衛燕翟鮮虞路雒泉徐

衛康叔之封燕召公之封皆姬姓翟北翟也鮮虞姬姓在翟者也路雒泉徐蒲皆赤翟隗姓也西

有虞虢晉隗霍揚魏芮

八國皆姬姓虞虞仲之後虢虢叔之後西虢也東有

齊魯曹宋滕薛鄒莒

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宋子姓也薛任姓鄒曹姓東夷也是

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雒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郟為大

虢東虢仲之後姬姓也郟姬姓當幽王時於子男比二國為大虢叔恃

勢鄙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
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晏子曰孥賄財也

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眾奉

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二邑號鄆鄆蔽補舟依畷歷

莘君之士也言克號鄆則此八國皆可得若前莘後河右雒左濟

主芼颯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公

曰南方不可乎對曰惟荆實有昭德若周哀其必興

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姓嬴秦姓荆芊楚也代更干犯

也言其代強更相犯也姜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炎帝之後四岳之族也嬴伯

翳之後也伯翳男虞官少皞之後伯益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

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百物草木鳥獸議使各得其所也其

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哀其將至矣公曰謝西

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今在南陽對曰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曰州也

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郊之間間謂郊南謝北也號鄆在

焉郊後屬鄭襄楚取之魯昭公元年傳曰葬王于郊謂之郊教者是也其冢君侈驕其

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忠信為周言民慢驢其君而未及於忠信也

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更以君道道之則易取且可長用

也長用之處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太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

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角犀謂頰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

也 之相 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宅

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禪向盡乃棄矣

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

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

心 役榮也七體首七竅謂目為心視 平入索以成人

耳為心聽口為心談鼻為心芳 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

九紀以立純德 建立也純純一不駁也九紀九藏王

紀性命立純德也周禮曰九藏 合十數以訓百體 所

之動也賈唐云九紀九功也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也賈唐云十數自王以下位有

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 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百體百官百官各 有體也合此十數之位以訓導百官之體也 出千

品具萬方 百官有微品十於王位謂之千品五物 計

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茲極 皆以萬萬為億鄭司農

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從古數也經營茲備也數極

於茲萬方曰茲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

事兆物王收其嘗 故王者居九畷之田收經入以食

入舉九茲之數也 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

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

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

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朝同天奪之明欲無弊

得乎夫號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

朝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

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
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試用也措置也不
建立有德之人以

以為卿士而妖孽之臣用之於是物也不可以久且
位佞倖之臣置之於側者也

宣王之時有童謡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壓
弧箕木名

服天房也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

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

之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

可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

以同於王庭共處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

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繇而藏之吉乃布幣

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繇在櫝而藏之傳郊之至殷周

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繇流于庭不可除

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諫之裳正幅化為玄龜以入于

王府龜或為蜃蜃
蛇蜴象龍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筭而

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夫為弧服

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

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為入于王褒姒王遂置之置赦

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

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西腊者其

殺也滋速精熟為西腊
極也滋益也申繪西戎方疆申姜姓幽王
前后太子宜

曰舅繒姒姓申之與國西戎亦黨於申周衰故戎狄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

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

必伐之子界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

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奧愛太子亦必可

知也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

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與對

曰其在晉乎公曰姜嬴其孰與對曰秦仲齊侯姜嬴

之雋也且大其將與乎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為宣王夫人詩敘云秦仲始

大齊侯齊莊公姜姓之有德者此二人為姜嬴之雋且國大故近與也公說乃東寄孥

與賄號鄆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號鄆郟蔽補丹依味歷莘也後桓

之子武公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

九年而王室始騷騷亂也十一年而斃及平王之末而

秦晉齊楚代興

眾仲魯大夫衛州吁弒桓公自立公問於眾仲曰衛

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

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繼蓋所以亂夫州吁阻兵而

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持兵則民

殘民殘則眾叛安忍則過刑刑過則親離也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

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衛人殺州吁于濮

洩伯鄭大夫陳及鄭平陳五父如鄭洩盟及盟軟如
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賴盟矣洩伯鄭良佐鄭大夫

如陳洩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總言之也

師服晉大夫也魯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

叔于曲沃晉文侯卒于昭侯元年危不自安故封成師為曲沃伯靖侯之孫欒

賓傳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為傅相師服曰吾聞國家之

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

立家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側室眾子也大夫有貳宗適子

為小宗次子為貳宗以為相輔貳也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庶人工

商各有分親皆有等哀庶人無復尊卑惟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望上位今晉甸侯也而建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又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

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太子文侯也其弟以

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眾

師服曰異哉君子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名之必義可言也

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成禮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

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

命也自古有此言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

凡其替乎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為各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

宗國故因各以諷諫

鬬伯比楚大夫也魯桓公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

不解其旨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

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於益眾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

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

也徃伏也蒲騷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

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召諸司而勸之以

令德訓諸司以惠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諸之也言天不

借貸易易之人威莫敖以刑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

使賴人追之不及羅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騶甥聘甥養甥皆鄧祁侯之甥莊公六年楚文王伐

申過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三

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任於舅氏也祁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

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腹臍喻噬不可及其及圖之

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

所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

言君無復餘弗從還申年楚子伐鄧伐申還十六年楚復

伐鄧滅之

原伯周大夫也莊公二十年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

及徧舞

皆舞六代之樂

鄭伯聞之見虢叔

叔虢公字

曰寡人聞之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

司寇行戮

司寇刑官

君為之不舉

去盛

而況敢樂禍乎奸

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莊二十一年

鄭伯殺子頹享王于闕西辟樂備

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也

原

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原伯原莊公也言效子頹舞徧樂也

五月

鄭厲公卒

史蘇晉大夫也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

歸立為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

曲沃以速縣

縣縊也

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

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

其戒之乎亂本生矣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

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

基始也

今君滅

其父而蓄其子禍之基也蓄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

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

好美也

不可謂好好

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

厚益也

從其惡心

必敗國且深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

太子而逐二公子

二公子重耳奔翟夷吾奔梁

君子曰知難本矣

謂史蘇知難本

士為晉大夫也魯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

晉本一軍見莊十六

年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

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也畢萬魏犇祖父也以滅取滅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南有

取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

畢萬魏以為大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

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不如逃之無

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太伯周太王之適子知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

適猶有令名愈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密而及禍且諺曰心

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為晉殺申生傳

張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

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

僕人贊晉太子申生之僕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

衣之偏絜之衣佩之金玦絜在中左右異故曰偏僕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

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殆危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

無嘗無嘗不立奇異不立不得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用眾

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中分也堅忍金玦玦亦

離傳曰金寒玦離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

之險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使之攻伐也危自中起難哉且

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周禮

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以驅疫也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狂夫祭詛

之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中
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人贊

舟之僑虢大夫也閔公元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

西戎列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

將至矣遂奔晉明年晉滅虢

虢射晉大夫也魯僖公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繇靡御

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居縣西南有采桑梁繇

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失故可逐里克曰懼之而已

無速眾狄恐然深而群黨來報虢射日期年秋必至示之弱矣

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

郭偃晉大夫也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日芮也使寡

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冀芮鎮重也偃聞之日不謀而諫者

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

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

罹天之禍無後無後嗣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及文

公入文公重耳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納文公又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

會秦伯于王城冀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宰孔周大夫也僖公九年齊會諸侯於葵丘宰孔先

歸既會先諸侯而去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會葵丘齊侯不

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在莊公三十一南伐楚在四

而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畧西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察也微戒劇還公言晉將有亂晉侯乃

卜偃晉大夫也僖公二年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在弘

農陝縣東北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

天奪之鑿鑿所以自昭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也必易晉而不

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為下五年

內史過周大夫也魯僖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

惠公命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

命而情於受璠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

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

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

立文公

王孫說周大夫也周簡王八年魯成公朝周使叔孫

僑如先聘且告見使先修聘且告將朝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

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

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惟彊故不歡焉而

後遣之魯執政之人惟畏其弱難拒其欲故不歡說而後遣之也且其狀方上而

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凌之人來而盈其願

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捨也議之其喜

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猶名也

主德而已賞得人罰當罪是為德象也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

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篋為介在賓為界

上介所以佐相禮儀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說好也言篋好讓也以語王

王厚賄之

辛有周大夫也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為大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

遷雒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

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禧二十二年秋秦

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石癸鄭大夫也鄭公子蘭出奔晉事晉文公甚謹晉

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

稷之元妃姑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與者子蘭母其後也

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

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

乃罷去蘭立是為繆公

先軫晉大夫也秦晉戰于殺晉獲百里孟明視西乞

術白乙丙以歸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

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

乃追秦將渡河已在舟中頓首謝卒不及後三年秦

果使孟明伐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

叔仲惠伯魯人也魯文公九年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宣四年楚滅若敖氏

王子伯廖鄭大夫鄭公子曼漭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

之離三三 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豐其

屋蔀其蒙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覲凶弗過之矣

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

不過 間一歲鄭人殺之

三年 晏桓子齊大夫也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

桓子晏嬰父 宣子高固也 曰子家其

亡乎懷於魯矣 子家歸父 字懷思也 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亦

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十八年歸父奔晉

劉康公周卿士也魯成公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

賑宜社者出兵祭社之名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

養之以福 養威儀 以致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

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

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 膳祭肉也 戎有

受賑神之節也 交神之 今成子惰棄其命矣 惰則失中

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原叔趙同也

天奪之魄矣後晉人殺趙同

士貞伯晉大夫也魯成公六年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

盟 子游相子游公子偃也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

過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

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諦也 行速不詳緩也

季文子魯大夫也魯成公四年季文子相公如晉晉

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 壽終也 詩曰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商頌言天道顯明 受其命甚難不可不

敬以 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坤公巫臣晉大夫也魯成公八年晉侯使巫臣如吳

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池 城池也渠丘邑名莒

縣有渠 曰城已惡莒子曰碎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

也虞度 狡猾 之人對曰夫狡焉 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

蔑有惟然故多大國矣惟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 疆者又有縱

其暴掠者莒人 勇夫重閉况國乎明年 莒潰

甯惠子名殖衛大夫也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

叔敖甯惠子相苦成叔敖甯子曰苦成家其亾乎古

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

并序 總錄部 卷之七 百九十五 十六

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

孟獻子魯大夫也成公十三年晉卻錡乞師于魯將

事不敬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

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

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十七年卻氏亡矣又晉欒黶

來乞師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又襄公十年六

月鄭子耳伐宋七月侵魯西鄙九月侵宋北鄙孟獻

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也周猶不堪競况鄭

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以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

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

韓獻子晉大夫也魯成公十五年晉三卻害伯宗諸

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賢大夫伯州犁奔楚伯宗子韓獻子

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

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十七年晉殺三卻初伯宗每朝其妻必

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范文子晉大夫也晉厲公敗荆於鄆而反文子謂其

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

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

及焉凡吾宗祝為我所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

卒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

長魚矯晉大夫也厲公殺三郤長魚矯乃脅欒中行

而言于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

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為宄在外為

姦禦宄以德禦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

鯁而避彊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弗

能忍俟也乃奔翟三月厲公弒

單襄公周大夫也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

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

王叔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

交酬好貨

者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

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

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

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己實

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彊

之背宋之盟一也

華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欒武子故遂合二國之盟在魯成十二

年至十六年楚鄭背盟而伐宋

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

鄭人不從楚以汝陰

之田賂鄭叛皆從楚也

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

壯之良諸申叔時幼弱司

馬子

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二陳而

不整五也

夷楚東之夷也三陳夷鄭楚

罪不繇晉晉得其民四軍

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

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

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疆之欒

書范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

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

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

之政楚越必朝吾日子則賢矣吾召桓公自謂抑晉國之舉

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郤子位在七人下故恐次未及也

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作自下軍之佐以

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

子也吾有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趙欒也得郤至四人言已之替及優於

往四人也三人之承無有所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

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

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

其蓋人也蓋夫人性凌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

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

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

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後卿乎其何以待

之晉之克也天有惡于楚也故傲之以晉而郤至佻

天以為已功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

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
 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國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
 蓄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有
 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德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
 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
 及伯與之獄王叔陳生奔晉又柯陵之會單襄公見
 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子其語犯犯凌郤犯隼
 見其語迂隼晉卿錡之族父步揚之郤至見其語伐子苦成也迂迂同加誣人
 伐伐好自齊國佐見其語盡盡者盡其心意善魯成公
 伐其功惡褒貶無所諱

見言及晉難及郤隼之譖單襄公曰君何患焉晉將
 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
 晉今君曰將有亂敢聞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臣非
 瞽史焉知天道臣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
 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
 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
 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
 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
 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知德
 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

淫日離其名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

喪亡也步言視聽四者而

亡其一為偏喪也

既喪則國從之

既四者盡喪國從而亡

晉侯

襄二吾是以云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

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憤厚味實腊毒

厚味喻重祿腊亟也讀老

廟若酒焉味厚者其毒亟

今卻伯之語犯叔迂季伐

伯錡也叔犯

則人迂則誣人伐則拚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

怨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

而好盡言以招其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

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

國德已國有德

也鄰於不修與不修德者為鄰

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

以取勦無德之患何憂於晉曰夫長翟之人利而不

義

長翟之人叔孫僑如也父得臣敗翟于鐵獲長翟僑如因名其子為僑如好利不義通于穆姜欲透

季氏而專魯國

其利淫矣流之若何

言其所利驕淫之事流之放之者何也

魯

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

二年晉殺三卻十三年晉侯殺于翼東門葬以車一

乘齊人殺國武子又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

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

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

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

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感有慶未嘗不

怡襄公有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

晉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

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與也勇文之帥也教文

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

一者夫子皆有焉夫子天六地五數之嘗也天有六氣陰陽

風雨晦冥地有五行經之以天緯之以地以六氣為經以五行為緯

而成之也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

下夫子被之矣言文王質性有文德故得天其昭穆

又近可以得國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

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

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

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感不背本也被文相德

非國何取被服文德又以四行成公之歸也吾聞晉

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乾天也君也故

曰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也乾下變為坤

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也故曰否變有臣象三爻故

三世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亦天子五體不變一既

周天子國也三爻有三變故君三出於周也

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一謂成公已往為晉君也

誰也其次必此次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

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驩之孫昇予也三世為君而

更予驩之孫驩晉襄公名也孫會孫周也自孫以下皆稱孫詩云周公之孫孫詩僖公故名之

日黑警於今再稱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此周子者

也孫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

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

焉襲合也三合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

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冑其將

失之矣仍數鮮寡冑後也晉厲公數行無道必早善

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立之

是為悼公

士莊子晉大夫也魯襄公十年三月齊高厚相太子

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諸侯會遇非本期也故

不書會高厚高厚子也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

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十

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殺其君光傳

叔孫穆子魯大夫也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公

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

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文

子亡辭亦亡俊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

不俊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

叔豫楚人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

遠子馮為令尹訪于叔豫叔豫叔孫時叔豫曰國多寵而

王弱

王弱政教微多寵而貴臣強

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

地下水而牀焉重繭衣裳鮮食而寢

繭錦衣

楚子使衣

視之復曰瘠則甚矣

瘠瘦也

而血氣未動

言無疾

乃使子

男為君令

子男公子追舒也二十二年殺追舒

臧紇魯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將為臧紇田

與之正邑

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齊侯自道伐晉之功

對曰

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者

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

作起兵也

寧將事之

非鼠而何乃弗與田

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邑故以鼠比之欲使其怒而止

仲

危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

謂能辭齊禍

而不容于

國抑有繇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

逸書也念此身言行事當警念在已身也

順事怨施也

然明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嬖程鄭使

佐下軍

代樂盈也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揮子程也

鄭問焉

曰敢問降階何繇

問自降下之道何繇

子羽不能對以語然明

然明讓也

然明日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

思降乃得其階

階猶道也

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

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

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太叔文子衛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

儀使與甯喜言

求復國也

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

太叔儀也

日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

恤其後矣

遑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受禍不得恤其後也

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

思始終思可成

其復也

思其可復也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逸書詩曰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一人以喻君

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

奕圍棊也

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

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

哀也哉

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趙孟晉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

隴伯有賦鷦之賁賁

鷦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鷦鷯之不若義取人之無

良我以爲兄

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國況在野乎非

使人之所得聞也

第簣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闕門限也使人趙孟自謂也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

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

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有評上之言公

怨之以爲賓榮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

言必先亡

叔向日然已侈所

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稔年也爲三十年鄭殺良傳

子產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

壽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不免禍

日其

過此也

往日至晉時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往

也 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

事大國而情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繇其

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太子 班之妻 僑聞之如是者嘗有

子禍為三子年蔡世 子班弒其君 三十年六月子產如陳蒞盟歸

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敢與 結好 聚禾粟

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

子卑大夫傲政多門政不繇 一人 以介于大國介間 也 能無

亡乎不過十年矣為昭八年 楚滅陳傳 昭公十一年秋季孫意

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慙謀救蔡也不書救蔡 不能書 鄭子皮將行子產

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弗德天

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 惡 蔡必亡矣且喪君而

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

天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 三年十三歲星周復於大梁也 晉人使狐父請

蔡于楚弗許狐父晉 大夫

游吉鄭大大也襄公二十八年鄭伯使游吉如楚歸

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

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之有在復三三震下 坤上

之頤三三震下艮上 復上變得頤 日迷復凶復上六爻亂也復 反也極陰反陽之

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 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

謂欲得鄭朝而棄其本不修德德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

已遠又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言

無所歸君必死君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者復之亦

遠往當送之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為害是年鄭伯如楚康王

卒

汝齊晉大夫也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

見晉知伯汝齊相禮賓出汝齊語知伯曰二子皆將

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亾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將

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

季札吳公子也魯襄公二十九年來聘遂聘于齊說

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與政乃免

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敬盡也

故晏子囚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穆叔魯大夫也襄公三十一年穆叔會晉歸告孟孝

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

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

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孝

伯曰民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焉用禱穆叔

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

九月孟孝伯卒又襄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

丹下... 先見... 卷之七十九

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太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

楚也夫作其宮若不復筮楚必死是宮也俄而公

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子野卒立敬歸之

婦齊歸之子公子稠齊謚稠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

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年均擇賢義均則卜

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均謂賢等也非適嗣何必婦之子言

野適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鮮不為季氏憂武

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哀哀祗如故哀言其婦戲無度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

終也為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傳

兆宮文子衛大夫也襄公三十一年衛侯在楚文子

見楚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

完志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日子何以知之對曰詩

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

不則以在民上何以終世

屈狐庸吳行人也魯襄公三十一年聘于晉狐庸臣之子

也成七年適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

季子其果立乎延陵州來季札邑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闞戕戴

吳在二十九年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

戴吳余祭也總錄部卷之七十九 二十八

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昧

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度不失事審事民親而事

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

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子服惠伯魯大夫也魯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情而

多滄情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急于其位而哀

已甚兆於死所矣有死兆能無從乎

劉定公周卿士也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

因曰子弁冕以治民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

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

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

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

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

孟不復年矣

晏嬰齊大夫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既成婚晏

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日齊其何如問與衰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官惟知齊

將為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

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六斗

四升登成也釜十為鍾六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

矣登加也謂如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入斛以家

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為市弗加於山魚

鹽蜃蛤弗加于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

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歛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

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也國之諸市屢賤踊貴別足者多民人疾痛

而或噢咻之噢咻痛念之聲為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

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

後陳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

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始封陳之祖大姬

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叔向曰然雖吾公

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也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人罷敝而

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

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卻晉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

公姓晉舊臣之族也皂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悅

以樂悒憂悒藏也悒嘆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讒鼎

之銘讒鼎名也日昧且丕顯後世猶怠昧且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

顯後世猶懈怠况日不悅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

此難也叔向日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

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也惟罕

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幸而得

刑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十九 三十

死言得以壽 豈其獲祀後皆如之又云齊晏來聘與

終為幸 季世也公原賦為臺池而不恤政在私門其可久乎

晏子然之又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

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子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

景公弗禁繇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

晏子數諫景公弗聽已而使于晉與叔向

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于田氏者矣

叔向晉大夫也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

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宴無私送不

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告之曰異哉

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

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

咨單子之况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雕鏤

儉也身聳除絜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

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

重之以不殺能避怨矣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

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

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始

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嗣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

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

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黍前

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

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
 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腐保明哲以佐王
 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
 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
 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他矣魯昭公十一年葬齊
 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曰必為魯郊
 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
 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祐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
 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
 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

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單子會韓宣子

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

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嘗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檜帶有

結檜領會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

也視不過檜結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

以明之失則有關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

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

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是年單成公卒昭十

三年楚公子干立韓宣子問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

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謂國人共惡相求者如市賈之

人求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無黨於內當與誰

共同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寵無賢人而固有人無主

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無謀三也謀策有謀而無民

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

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

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霸終世可謂無民靈王暴虐無

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忌所畏忌將自

子干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

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

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

立楚之嘗也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

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

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賓須無濕朋以為輔佐有莒

衛以為外主齊桓公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也有高國以為內主

國子高子皆高之正卿從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

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公好學而不貳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

趙有魏犇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

欒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

民從而與之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干無施於民無
 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干果
 不終焉卒立棄疾如叔向言也昭公十五年荀樂如
 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
 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日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
 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
 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也於是乎以
 喪賓宴又求燹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燹器之來嘉
 功之繇非繇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諸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議其不遂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

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
 默而便宴樂又失禮也

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言以考典考成也典以

志經亡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趙文

子問于叔向日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知

伯也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

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

華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昏

昏其民沌沌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子服昭伯魯大夫也魯昭公十六年公在晉晉人止

公以取鄭故也夏四月公至自晉晉人德公得歸子服昭伯語季

平子 昭伯惠伯之子子服 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

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嘗能無

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昭伯尚幼年平子不信其言 冬十月季

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 自往見之乃信

回子服氏有子哉 有賢子也

萇弘周大夫也魯昭公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

請有事於維與三塗 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維維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

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

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 警戒以備戎也欲因

晉以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 河津名 使祭史

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

之以其二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其鹿 甘鹿

大獲 先警戎 魯昭公十八年春二月己卯周毛得紂

毛伯過 毛伯周大夫 而代之也 居 萇弘曰毛得必亾

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 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

同 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不亡何待毛得果亡二十

三年八月丁酉南宮極震 經書紀云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

為室所 壓而死 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免之先君之力可濟

也 文公劉蚩也先君謂蚩之父 周之亾也其三川震

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雒 今西王之太城亦震天棄

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既

而子朝亡

鬪且楚大夫也延見令尹子嘗鬪且楚大夫子嘗子囊之孫蒙尾也

嘗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

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

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

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

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

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享贈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

也夫貨馬邇則闕於民動過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

將何以封矣昔鬪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

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

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

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

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此民多

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

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惟子文之後在

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

今子嘗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子襄也而相楚君無令名于

四方民羸餒日日已甚羸瘠日日甚也四境盈壘道殣相望

盜賊司目民無所做依是之不卹而蓄聚不厭其速

怨于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

之慍也慍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犯子嘗其

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顛食熊踏不獲而死成

成王之王之文欲黜商臣而止其弟職商臣圍成

王上請長熊踏而死不聽遂月殺踏掌也

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嘗為政而無禮不顧

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猶期年乃有相舉之

戰子嘗奔鄭昭王奔隨

叔孫昭子名媯魯大夫也昭公十二年夏宋華定來

聘通寵君也宋九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

蓼蕭詩小雅我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

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寵為光故以寵光賓也

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

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者也

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懷思寵光之不宜宜揚令

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為二十年華二十

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嫡

長幼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

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

位民之攸暨詩大今蔡侯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十

月蔡侯朱出奔楚其年秋七月日有食之於是叔輒

哭日食意在於昭子日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

憂哭

總錄部 三十七

輒卒二十五年春昭子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

心居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昭也卑賤謂其才德

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心而後能及人

是以有禮惟禮可以貴身 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

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已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師曠晉大夫也晉平公新說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

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

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

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

服而亦不遷

叔孫豹魯大夫也晉趙武會諸侯於虢楚公子圍設

服離衛得君服二人執戈東設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

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

前蔡子家曰蒲官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將緝蒲為王殿屏蔽以

自殊異言既造王官而居之服無所怪之也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

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

逐為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皆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哲殺

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但子羽曰當璧猶在

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當璧

之命圍雖取國猶將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五 三十八

也十謂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伯州犂又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陳公子昭

日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衛齊子曰苟或

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也言先知宋合左師日大

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晉樂王鮒

日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惟暴虎憑河之可

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也退會子羽謂子皮日

叔孫綏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宋左師簡而禮無所

故日簡其事大國故日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子與子

家持之子子皮子家即蔡公孫歸皆保世之主也齊

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昭樂憂齊子雖

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反

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日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憂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

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昭殺太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后子名鍼秦伯之弟也魯昭公元年后子出奔晉見

趙孟日吾子其曷歸問何時對日鍼懼選於寡君是

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日秦君何如對日無道孟日

亡乎對日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

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日天

乎對日有焉趙孟日其幾何對日鍼聞之國無道而

年穀和熟天贊之也

贊佐助也

鮮不五稔

鮮少也少尚當歷年五多則不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景

自喻故言朝夕不及誰能待五

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

翫歲而惕日

翫情也惕貪也

其與幾何五年秦后子復歸于

秦景公卒故也

終五年

行人揮鄭大夫也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

僑如晉聘與叔向言叔向出行人揮送之

送叔向

叔向

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

言將敗不久

無禮而

好凌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沈尹戌楚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魯昭公十九年

冬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十三年吳城州來今就城而取

之昔吳滅州來

在十三年

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

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

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

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

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

轉遷徙也

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傳言

平王所以不能霸

昭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

略行也

吳界將侵之

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

吳不動而速之

速召也

吳踵楚

躡楚踵跡

而疆場無備邑能

無亡乎楚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

汭水名

楚公子

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楚大夫王及

圍陽而還圍陽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

離而還鍾離不書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

一動而亡二姓之師二姓之師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

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其王之謂乎

為定四年吳人郢傳

閔馬父魯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二年周王子朝奔京

叔鞅至自京師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經所閔馬父曰

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也所廢謂羣喪職秩

著

樂祁宋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五年春宋公享昭子賦

新宮逸詩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

賦之明日宴飲酒樂宋父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

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

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

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冬叔孫宋公傳

公若從從昭子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宋元夫人曹氏告

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

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無民而能逞

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

亡心之憂矣

詩大雅言無人則憂虞至

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

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為下公孫于齊傳

子家子魯大夫也昭公在鄆季氏使孟懿子陽虎伐

鄆

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

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怡从

矣

怡疑也言棄君不疑

使君亡者必此衆也

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

天

既禱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

呼為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

敗于且知

册府元龜

